皇王大紀/卷一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三皇紀

盤古氏

太和涵動靜之性，一動一靜交天地之道也。動則爲陽，陽極則陰生，一陰一陽交天之用也。靜則爲柔，柔極則剛生，一剛一柔交地之用也。動之大者爲太陽、太剛，小者爲少陽、少剛。靜之大者爲太陰、太柔，小者爲少陰、少柔。太陽爲日，太陰爲月，少陽爲星，少陰爲辰，日月星辰交天之體也。日月星辰爲寒暑晝夜，暑寒晝夜交天之變也。變乎性情，形質者也。水火石土爲雨風露雷，雨風露雷交地之化也。化乎飛走，草木者也。本乎天者，分陰分陽，本乎地者，分柔分剛。陰伏陽而形質生，陽伏陰而情性生。陽生陰，陰生陽，陽剋陰，陰剋陽。陽之不可伏者，不見于地，陰之不可剋者，不見于天。得天氣者動，得地氣者靜。陽之類圓，成形則方，陰之類方，成象則圓。陽得陰而爲雨，陰得陽而爲風，剛得柔而爲雲，柔得剛而爲雷。雨生于水，露生于土，雷生于石，電生于火。雷與風同爲陰之極，故有電必有風。陽交乎陰而生蹄角之類，剛交乎柔而生根荄之類，陰交乎陽而生羽翼之類，柔交乎剛而生枝榦之類。天交於地，地交於天，故有羽而走者，足而騰者，草而木者，木而草者，此物之所以萬也。人也者，暑寒晝夜無不變風雨露雷，無不化情性形體，無不感飛走草木，無不應所以。目善萬物之色，耳善萬物之聲，鼻善萬物之氣，口善萬物之味而爲萬物之靈也。盤古氏生於大荒，莫知其始，仰觀天倪，俯察地軸。明天地之道，達陰陽之變，爲三才首君，於是宇宙光輝而混茫開矣。

論曰：鴻荒文明天行也。鴻荒之世，結繩而治，理則昭，然其事不可詳矣。世傳天地之初如雞子，盤古氏以身變化天地、日月、山河、草木於其中，所謂訛失其真。而盤姓爲萬姓之先則不可沒者也。

天皇氏

陰陽常和而太極立，太極常存而天命行。得陽之多者爲天，得陰之多者爲地。天變時而

地應物，時則陰變而陽應物，時陽變而陰應物，時可逆知物必順成陽，逆而陰隨。陰逆而陽順，故有變，必有應變於內者，應於外變於外者，應於內變於下者，應於上變於上者。應於下，天變而日用之，故變者從天而應者，法日也。是以在天則日紀于星，月會于辰，在地則水生于土，火潛石，在物而飛者棲木，走者依草，在人則心聯于肺，膽屬于肝，本一氣也。生則爲陽，消則爲陰。自下則上謂之升，自上而下謂之降。升者生也，降者消也。陽生於下，陰生於上，是以萬物皆反生也。陰生陽，陽生陰，陰復生陽，陽復生陰。陰爲陽之母，陽爲陰之父。陽得陰而生，陰得陽而成。陽者道之用，陰者道之體，陽用陰，陰用陽。以陽爲用則尊陰，以陰爲用則尊陽。陽不能獨立，必待陰而後生，陰不能自現，必待陽而後成。陽以陰爲基，陰以陽爲倡。夫陰雖對陽而爲二，然陽存而生陰，去則死。天地萬物生死于陽，則歸于一也。天皇氏之先與乾耀合德，君有五期，輔有三名。三五歷紀，歲在攝提。一姓十三頭：閼逢、旃蒙、柔兆、彊圉、著雍、屠維、上章、重光、玄黓、昭陽、十干也困敦、赤奮若、攝提格、單閼、執徐、大荒落、敦牂、協洽、涒灘、作噩、閹茂、大淵獻十二支也。

論曰：世傳羲農黃帝之書，謂之三墳。少昊、顓頊、高辛、唐虞上世文經簡邃，經三季而失，其傳不可得而論次故也。今去孔子又遠矣，乃欲始于古初不亦過乎。吁！因秦焚書，後世競傳古先事，紛亂怪誕誤後生無所考正，其有能不悖於理者，可不採拾乎，其有顯然謬妄，背義而傷道者可不剪削乎，其有誣罔聖人者可不明辨乎，或謂有欲正人心，息邪說之志，愚敢僭子輿氏之名乎哉。改其事，窮其理，以自正而已。

地皇氏

天曰皇天，地曰后土，天圓而地方。天有四時，春三月曰蒼天，夏三月曰昊天，秋三月曰旻天，冬三月曰上天。地有四方，方有嶽，東曰嶧天，西曰成天，南曰白天，北曰玄天，東南曰暘天，西南曰朱天，西北曰幽天，東北曰易天，中央曰鈞天，東方曰岱嶽，西方曰華嶽，南方曰衡嶽，北方曰恒嶽，中央曰嵩嶽。天南高而北下，是以望之如倚盖焉。地東南下而西北高，是以東南多水西北多山也。天之陽在東南，日月居之地。地之陽在西北，土石處之。海之潮汐，陰陽盈虛，升降之候也，所以應月者，天道左旋，日月右轉。日入則晚潮生於左，日出則早潮生於右。月近於日則潮小，月遠於日則潮大，陰陽盛衰之義也。陽主贏，陰主虛，故天之南全見，而北全不見。陽侵陰，陰侵陽，故東南各半見。天之陽在南而陰在北，地之陰在南而陽在北，人之陽在上而陰在下。既交則陽下而陰上。地皇氏一姓十二頭，定星辰分晝夜，以三十日爲月朔，以十一日月爲冬至。

人皇氏

天有八象，地有八象，合天地而生人，合父母而生子。而人有十六象，天主用，地主體，體必交而後生，故陽與剛交而生心肺，陽與柔交而生肝膽，剛與陽交而生腸胃，柔與陰交而生腎與膀胱。肺生骨，肝生肉，胃生髓，膀胱生血，心生目，膽生耳，脾生鼻，腎生口。日爲心，心藏神。辰爲賢，賢藏精。星爲脾，脾藏魂。月爲膽，膽藏魄。火爲胃，石爲肺，土爲肝，水爲膀胱府，故胃受物而化之，傳氣爲肺，傳血爲肝，而傳水穀爲脬腸。天之神棲於日，人之神發於目。人之神寤則棲於心，寐則棲於賢，所以象天地之晝夜也。神統於心，氣統於賢，魂隨氣而變焉。形統於首，魄隨形而止焉，形氣交而神主乎其中焉。神者，人之主也，將寐在脾，熟寐在賢，將寤在膽，正寤在心。心居肺，膽居肝，何也？言性者歸諸天，言體者歸諸地，地中有天，石中有火，是以星膽象之也。其倒懸何也？草木者，地之本體也，人與草木反生，是以倒懸也。口目橫而耳鼻縱，何也？動者體橫，植者體縱，體必交也，故動者宜縱而反橫，植者宜橫而反縱，是故陰陽交而天有形，剛柔交而地有質，仁義行而人有位。東至日所出爲太平，南戴日爲丹穴。西至日所入爲太蒙，北戴斗極爲崆峒。太平之人仁，丹穴之人武。人皇氏之世萬物群生連屬，其鄉禽獸成羣，草木遂長，淳風沕穆。兄弟九頭，分理九州。

有窠氏

上古之民同與禽獸居，族與萬物並，於是始交民構木爲橧窠，夏暑居之穴地爲營窟，冬寒居之，未知稼穡。食草木之食，未有火化。飲禽獸而茹其毛，先取其皮而蔽前後。或曰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，於是民皆窠居以避之。晝捨橡粟，暮栖木上，故命之曰有窠之民。

燧人氏

天渾渾於上不可測也，觀斗之所建則如天之行矣。天行所以爲晝夜，日月所以爲寒暑。夏淺冬深，天地之交也。左旋右行，天日之交也。日朝東，夕西隨，天之行也。夏北冬南，隨天之交也。天一週而超一星，應日之行也。春卯正，夏午正，秋酉正，冬子正，應日之交也。極南大暑，極北大寒，南融北結，萬物之死地也。夏則日隨斗而北，冬則日隨斗而南，故天地交而寒往暑來。暑往寒來，亭毒化育，而物乃生。人之初生倥侗顓蒙，未知五行之用，燧人氏上觀星辰，握機矩，教人出火。民未知衣服，夏多積薪，冬

則煬之，未知烹炮，飲血而茹腥。始教之燔炙，養人利性，遂天之意。後世聖人有鑽燧，改火之法。春以播柳，夏以棗杏，季夏以桑柘，秋以柞槱，冬以槐檀。燧人氏有四佐，馬明由必，育成博隕。丘贊曰：『嘗聞邵雍氏問堯夫曰：「我非羲皇上世之人乎？」愚考其言猶信，雖生末世不及見三墳亦無憾矣。』

論曰：潛心三皇之紀則知太和，保合無窮之道，無始而有始，無終而有終者也。是故，有鴻荒之時亦猶日之夜、月之晦、時之冬焉。生消升降，終而復始。於穆天命，不已而成四時之造化，於皇群聖體是以爲三綱之禮。樂事本乎道，道藏於事。天生人，人成天。三皇成其體，五帝妙其用，禹湯文武成其功，孔子孟子傳其學。孟之死雖未得其傳者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，若有恒性，誰能出不由戶何，莫由斯道也。當周昭王時，西方有傑戎，厭苦世，累欲求超脫之道，遂損君叛親，棄婦入山，刻私意窮幻見，駕空說曰：『我能得心法，變現萬端，出生入死，願欲必從，而非一世事理所能嬰也。』漢明帝時，其書始入中國，魏晉以上爲其徒有禁，逮乎末流，樹立典教，橫被中華。據名山勝地，千百爲羣，談渺茫，陳禍福，以恐喝愚衆，而士大夫爭信。鄉之用夷變夏，三綱馳絕，人無宰物之情由此矣，可不懼乎？夫陰陽剛柔，天地之體也，體立而變萬物無窮矣。人生合天地之道者也，故君臣、父子、夫婦交而萬事生焉。酬酢變化，妙道精義，各有攸止無窮已。傑戎能力索於心而不知天命，故其說周羅包括，高妙玄微，無所不通，而其行則背違天地之道，淪滅三綱，體用分離。本末不貫不足以開物，成務終爲邪說。噫！戴天履地，冬裘夏葛，日作夜息，渴飲飢食，應其身萬事皆不能與常人殊異。獨君臣之義，父子之仁，夫婦之禮則掃之除之，殄之滅之，謂之盡性可乎？謂之不失其心可乎？是又下於戎狄一等矣。中華豪傑，下有大道列聖之所傳授者，日新而無窮也，豈可爲戎傑邪說所誘化而不自知耶？

五帝紀

帝太昊包犧氏

帝太昊，風姓，成紀人也。母曰華胥，履大人跡而生太昊。生而聖明，德合天地，圖書出而蓍草生。圖，龍馬也，出於河。書，龜書也，出於洛。蓍，靈草也，生於蔡。一叢而滿百莖者，其下必有神龜守之。河圖見九宮，洛書見五行。五居於中，右七而左三。九在五上，右二而左四。一在五下，右六而左八。天一生水，地六成之。地二生火，天七成之。天三生木，地八成之。地四生金，天九成之。天五生土，地十成之。天數二十有五，地數三十。天地之數五十有五，二五爲一。故大衍之數五十，而其用四十有九，

玄乎富哉！此圖書之文也，有天之圓焉，有地之方焉，天地之道起於中焉。天道周流，起一而積六，變三而積九；地道執方，起一而積八，變四而積十二。天函地，故圓者刓方以為用，變其體而不變其用。地函天，故方者引圓以為體，變其用而不變其體。八者，天地之體也。六者，天之用也。十二者，地之用也。太昊用蓍，三衍而成爻，三少為九，九老陽乾也。三多為六，六老為陰坤也。乾變三女，坤變三男，離肖乾，坎肖坤，震艮相變，巽兌相效，而八卦以六變立不言之數，曰:乾、坤、震、巽、坎、離、艮、兌。消息謂易，卦成于八，極于六十四而用，止于六十也。爻止六重為三百八十四而用，止于三百六十也。是故，一年四時，一時三月，一月三十日也。天數五，地數五，五者天地之衍數也。一、三、五九也，二、四六也，是故爻用九、六，而不用七、八。候氣之法，平地於室埋十二律管，管上與地平，實以葭莩之灰，冬至陽氣距地面九寸，黃鐘九寸，故黃鐘應餘律皆然。太古以竹為管，後世以玉為管，始候陽氣以辨五氣，以明五音。氣始于木，木生火，火生土，土生金，金生水，水生木，相生不窮。音起于金，金剋木，木剋土，土剋水，水剋火，火剋金，一律含五音十二律，納六十音，相生不窮，於是始作甲曆，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、己、庚、辛、壬、癸即十二干也，子、丑、寅、卯、辰、巳、午、未、申、酉、戌、亥即十二支也。支干相配為十二辰，六甲而天道周矣。歲以是紀而年不亂月，是以紀而時不易晝夜，是以紀而人知度東西南北，以是定而方不惑夫然，故乾居西北納甲與壬，坤居西南納乙與癸，震東方也納庚、巽，東南也納辛、坎，正北納戊、離，正南納己、艮，居東北納丙、兌，在正西納丁。度十二律，均十二鐘，父始之，母終之，六子經營之，而六甲十二辰者，二十四卦之祖，三十二卦之宗，重之為六十四也，兩地而三天數之所起也，吉凶之徵也，是故乾坤定上下之位，坎離別左右之門。六戊為天門，六己為地戶。天地之所以闢闔，日月之所以出入，春夏秋冬，晦朔弦望，晝夜有長短，行度有盈縮。五運六氣一歲五行主運各七十二日，少陰君火，太陽濕土，少陽相火，陽明燥金，太陽寒水，厥陰風木，疊同十二辰。假令壬寅年少陽相火司天，則在前第四厥陰，在泉前一辰少陰，君火為初氣，太陰為二，少陽為三，陽明為四，太陽為五，厥陰為六，各六十日。交騖乎天地之間，既萬物矣，日隨天地而轉，月隨日而行，星隨月而現。天半明半晦，日半贏半縮，月半盈半虧，星半動半靜。日月交會謂之辰，辰天之體也，元氣之節會也。日為天之主，月為日之婦，星為日餘，辰為月餘。日為天之元，月為天之會，星為天之運，辰為天之世。元會運世，日月星辰，迭經而無窮。辰至日為生，日至辰為用，順為用而逆為生也。陽在陰中陽逆行，陰在陽中陰逆行，陽在陽中，陰在陰中則皆順行。按圖可見日行陽度則贏，行陰度則縮。陽主舒張，陰主　　急。日入贏度陰從為陽，日入縮度陽從為陰。冬至之月所行如夏至之日，夏至之月所行如冬至之日。夏至之午，中陽之極，秋分之酉，中陰之中，凡三百六十中分之則二至二分相去之數也。日紀於星，月會於辰，日以遲為進，月以疾為退，日月一會而加

半日、減半日，是以為閏餘也。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，日之餘贏也六則月之餘縮也亦六。去日月之餘十有二則三百五十有四乃日行之數。一歲之閏，六陰六陽，凡三年一閏，五年再閏。三年三十六日，五年六十日凡十九年 60頁

論曰：世傳古天不兼覆，女媧煉五色石以補天。其言雖陋，甚推其本旨，蓋女媧以婦人能理男子之事，爾乃婦人而有雄才大略者也。後世唐武氏，其似之乎？此非常之變也。自漢以來，不擇天下之才，任以為相，寄託宗廟社稷之主，而以天下大柄倚仗婦人女子，其不生禍亂者亦云幸矣。幸也者，小人之事，非大人之道。天下公器不受正命，乃欲以小人之道持之，豈非知學之過歟？若漢之武帝、蜀之昭烈託霍光而寄孔明，其於道學槩乎其有聞者矣。

女媧死，共工氏伯九洲，自謂水德，失五行之敘，不能奄有天下。虞有湛樂，淫失其身，欲雍防百川，隳高湮下以害天下，皇天弗福，庶民弗助，禍亂並興而天下歸於大庭氏。共工氏有子曰：勾龍能辨土之所，宜以教兆民。後世有天下者，祀勾龍以配社。

驪連氏

栗陸氏

中央氏

栢皇氏

大庭氏

赫胥氏

赫胥氏之時，民居不知所為，行不知所舍，含哺而嘻，鼓腹而遊。

尊盧氏

啟統氏一作「混沌氏」

昊英氏

朱襄氏

葛天氏

葛天之樂，三人摻牛尾，投足以歌八闋：一曰載民、二曰玄鳥、三曰遂草木、四曰奮五人、五曰敬天常、六曰達帝功、七曰依地德、八曰總萬物之極。

陰康氏

無懷氏凡三十氏，皆祖包犧氏

論曰：劉道原傳極群書，以為古無三皇五帝、三王五伯之數，其辨甚悉。愚以為如是稱而逆理害義，雖人謂之聖賢之經猶當改也，苟於理義無傷害，雖庸愚之說，猶可從也。皇帝王伯，雖經不稱其數而雜見於前修之文，非有逆理害義之事也，奈何必欲去之乎？皇者，初冒天下者也。帝者，主宰天下者也。王者天下歸往者也。自遂人氏而上則三皇之世也。包犧、神農、黃帝、堯、舜是五君，有先天地開闢之仁，後天地制作之義。人至於今，受其賜，故孔子曰：『包犧氏沒神農氏作，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。』按皇帝之後少昊、顓頊、高辛皆嘗帝天下矣，孔子所以越而遺之，必稱堯舜者，以三君居位僅可持其世而已，未嘗有制作遺萬世故也，則五帝之名實定矣。夏禹、商湯，文武為三王，齊桓、晉文、秦穆、宋襄、楚莊之為五伯，其迹詳甚，焉可誣也？

炎帝神農氏

帝臨魁在位八十年

帝承在位六十年

帝明在位四十九年

帝直在位四十五年

帝來在位四十八年

帝哀在位四十三年

帝榆罔在位五十五年